

非天夜翔 著

猫树 绘

# 天寶伏妖錄

狐美人

1

I247.59

2659.1

C144

非  
天  
夜  
翔  
著

猫  
树  
绘

# 天 寶 伏 妖 錄

狐  
美  
人

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宝伏妖录. — / 非天夜翔著; 猫树绘. — 广州:  
羊城晚报出版社, 2018.7  
ISBN 978-7-5543-0558-4

I. ①天… II. ①非… ②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6954号

# 天宝伏妖录 一

Tianbao Fuyaolu Yi

策划编辑 张灵舒

特约编辑 曹杰 吴凯诗

责任编辑 黄捷生 张灵舒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冯沛妮

责任校对 杨群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-13B 邮编: 510665)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版人 吴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规 格 889毫米×1240毫米 1/32 印张9 字数320千
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3-0558-4

定 价 46.00元

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57562

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目录

第一章 曜金三圣

— 〇〇一 —

第二章 神先入世

— 〇一五 —

第三章 龙武李氏

— 〇二一 —

第四章 驱魔长史

— 〇二九 —

第五章 万象更新

— 〇三九 —

第六章 走马上任

— 〇四九 —

第七章 榻下千尸

— 〇五九 —

第八章 往事迷离

— 〇七三 —

# 天寶

伏妖錄



第十一章

学馆探妖

— 一二三 —

第十二章

衔环结草

— 一三七 —

第十三章

考场围捕

— 一四九 —

第十四章

命案频发

— 一六七 —

第十五章

地底寻踪

— 一九三 —

第十六章

璀璨心灯

— 二〇一 —

第十七章

脱困法宝

— 二一五 —

第十八章

妖满长安

— 二二七 —

第十九章

聚散依依

— 二五三 —

第二十章

焚裂凤翎

— 二六九 —



## 曜金三圣

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

苍穹一望无际，太行山巅终年积雪，与天际流云同为一体。此地为寻常飞鸟不能企及之处，唯独数只白隼盘旋高空，迎着凛冽劲风，化作碧蓝天幕下的遒劲笔锋。

一只巨鸟爪中揪着包袱，掠过云层，展翅而来。暮色下，它的羽翼折射着流动的金光。它一个俯冲，朝着笼罩山顶的云雾飞去，破开云雾后，群峰环抱的太行山巅正中，现出金碧辉煌的宫殿群落，宫殿外墙在黄昏下，如同染上了一层红焰。

宫殿群中终年不积雪，更种满了苍翠的梧桐树，灿烂阳光之下如同盛夏。晚风吹来，漫山梧桐树叶沙沙作响，投射着日暮余晖的光影，恍若为这行宫拉开了一个漫长而优美的梦境。

巨鸟降于主殿外平台上，伴随一声震荡群山的长鸣，全身闪烁金辉的羽毛刷然铺天盖地抖开，再朝身上一收。漫天羽翎散尽后，其中现出一名身材挺拔的青年男子。

男子身長近九尺，五官轮廓深邃，双目漆黑中带有一点暗金之色，上身赤裸，腹肌轮廓分明，一身小麦色肌肤，腰际围一袭漆黑卷绣金纹王裙，随风飘扬。他手中提着那包袱，缓步走向正殿。

宫殿中来来去去的，俱是少年、少女，见那男子经过，便纷纷赶忙跪地。

“青雄大人。”

被唤作“青雄”的男人王裙飞扬，穿过种满了梧桐树的宫殿中庭，一路前往正殿。夜色悄然笼罩，正殿内尚未掌灯，明暗天光下，殿内高处有三把王座——两把

空着，而正中间的一把王座上，坐着一名红衣红发男子。

他的红发如同火焰一般，王袍哪怕在昏暗的室内亦显得金红耀眼，仿佛有朝霞在袍上流动，腰带上长长的火焰尾翎拖曳及地，上身王袍松松垮垮地搭在肩上，露出赤裸半身，现出白皙赤裸的肌肤与充满力量的肌肉。

听到脚步声时，他抬起头，与青雄对视。

他是这座宫殿的王，亦是雪域与苍穹的主宰。世人极少有知其名讳“重明”者，近两百岁光阴飞逝而过，神州朝代更迭，曾经的威名也早已在历史中销声匿迹。

他面容俊秀，眉如刀锋，眉眼间蕴含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意味，脖颈处有一飞扬的烧伤印迹，延续到侧脸耳下。

漫长的沉默后，青雄终于开口：“孔宣归寂，这是他的儿子，交给你抚养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重明冷冷道。

青雄极缓慢地摇了摇头，殿内陷入了一阵死寂。

“他与人族的后代，我不养。”重明冷漠地说道，“到后山舍身崖去，找个地方，扔了吧。”

青雄单膝跪地，把手中包袱放下，包袱着地时，慢慢变大，展开，绣有莲花纹的四角发出暗淡光泽，及至完全打开时，包袱中现出一个男孩。

男孩侧身蜷在包袱中，容貌清秀，穿着破破烂烂的麻布袍，瘦小的身躯随着呼吸而微微起伏，手中不知握着什么，蜷起的身躯更仿佛将那重要之物保护在怀中。

“以人族的年龄算来，今年四岁。”青雄又说。

重明静静地注视那孩子。

青雄把那孩子抱了起来，抱在怀里时，那小孩不舒服地动了动。

“长得与他爹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”青雄又说。

青雄抱着那孩子，拾级而上，来到重明面前，低声说：“你看，眼睛，眉毛。”

重明依旧答道：“我说，杀了。”

青雄把孩子交给重明，重明不接，青雄便将他放在了重明的身上。那孩子又动了动，似乎将从熟睡之中醒来，他感觉到重明赤裸而温暖的胸膛，便无意识地抓着他的王袍，与此同时，手中之物滑落下来，乃是一枚青绿色的孔雀翎。

“给他起一个名字，我走了。”青雄离开王座。

“去哪儿？”重明冷冷道，“你将他放在我身边，什么时候我若想起那女人，我便杀了他。”

“随你。”青雄转身面朝重明，倒退着走了几步，答道，“狄仁杰大限已至，人间渐

成妖族之地，天魔复生之期将近，我必须查清孔宣之死的真相。”

“这就去了。”话音落，青雄一个飞跃，在空中抖开翅膀，化身黑色巨鸟，呼啦一拍双翅，于长吟声中飞出大殿，飞往黑暗的夜空。

那孩子听到青雄的长吟之声，蓦然醒了。

碧玉材质的孔雀翎从重明的王袍上滑下来，落在地上，弹跳着发出“叮、叮”的声响，沿着台阶一路滚落。孩子的眼光转向自己的手，发现手中抓着重明的王袍，再往上看，瞥见重明的双眼。一滴泪水落下，滴在那孩子的脸上，他一脸迷茫，伸出手去，摸了摸重明的脸，为他擦去眼泪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那孩子怯怯地问道。

河北，幽州台。

漫山遍野，血色枫花飞舞，一男一女立于楼前，男子青衫，女子美艳，凭栏眺望壮阔山川。

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青衫男子随口道，“伯玉确实是个鬼才。”

“怎么突然有这雅兴？”女子站在其身后，悠然道，“狄仁杰死后，人间已渐成妖族之地。”

“不必太着急。”青衫男子沉吟道，“未知那老不死的，还留有什么后手。天魔寄体准备得如何？”

美艳女子答道：“这次的寄体乃是心甘情愿，融合得非常好，但还需要时间观察。话说回来，你就不怕杀了孔宣，惹出什么事来？万一太行山上那位卷土重来……”

“要来早就来了。”青衫男子笑道，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曜金宫鼎盛之期早已过去，重明受火毒所困，否则两百年前，也不至于隐退故居。如今长安，乃是你我天下。”

远方丝竹声传来，青衫男子走近那美艳女子，捋其鬓发，端详她的容貌，低声说：“走吧，陛下还等着呢。”

十二年后，太行山巅曜金宫中，盛夏阳光灿烂，斑驳的梧桐树影如流星般掠过。

少年上身穿暗红色刺绣无袖短褂，腰间围一袭镶绿纹长袍，如同美玉一般，坐在梧桐树的树杈上，调和手里的一碗白色花粉，灵动的双目时不时透过打开的窗门，望向主殿内。

主殿中，纱帘飞扬，重明靠在王榻上，侧脸望向沐浴在日光下的群山。

“鸿俊！”



“嘘……”被唤作鸿俊的少年朝树下竖起手指。

发出叫声的竟是一只长有双手双脚的鲤鱼妖。那妖怪长相极其诡异，身躯为近两尺的鲤鱼躯干，躯干中伸出两条长满了腿毛的人腿，立于地上，鱼鳍后冒出双手，抱着梧桐树，朝上叫唤。

“你快下来。”鱼妖此时鱼嘴一开一合，吐了几个泡泡，鱼尾摆了摆，催促道，“你不会飞，摔伤了陛下要揍人的！”

鸿俊调完花粉，小声朝树下说：“爹在那儿坐一整天了，谁也不见，有人进去就会发脾气。”

“他在等人。”鲤鱼妖答道，“陛下今天心情不好。”

鸿俊调好手中花粉，问：“等谁？”

鲤鱼妖支支吾吾。

鸿俊跃下树来，快步绕过主殿，沿途曜金宫内的少年郎经过，纷纷躬身，口称“殿下”，鸿俊便点点头。到得主殿后，鸿俊抛出钩索，一个飞荡，上了殿顶。

他沿着殿顶伏身，悄无声息地走到重明所在的屋顶高处，轻手轻脚地揭开琉璃瓦，捧着手中药钵，轻轻吹了一口气。

那药粉如有生命般从钵中飞起，焕发出白光，尽数飞进了主殿内。鲤鱼妖侧过身，在主殿外远远地看着。

重明面朝主殿外太行山岳，倚在榻上打盹，脖颈处赤色烙印红光一闪。花粉飞来，在重明身周形成星河般的光粉，渐渐依附于那赤色烙印上，结成冰霜。

鲤鱼妖的嘴巴再张大了些许。

随着重明均匀的呼吸，那花粉蓦然被吸了些进去。花粉被吸进去的瞬间，重明陡然睁开双眼，表情变得极其怪异。

成功了！鸿俊心想，原路跃下主殿，与鲤鱼妖一同观察重明。只见重明手忙脚乱地站起，四处观察，五官抽搐，朝殿外望来。

“爹……”鸿俊一喜，正要开口喊人时，重明却猛地转过头去。

“哈……嚏！”随着重明一声惊天动地的喷嚏，正殿内瞬间蹦出一个马车般大小的火球，朝着外头山峦直摧而去，轰然击中山腰。

群山震荡，曜金宫内，侍从们顿时惊慌大喊。

“地震了！”

“哈……嚏！”

又一个火球轰然击毁了正殿白玉柱，鸿俊大喊一声，抓起鲤鱼妖，朝着中庭内一

个飞扑，躲进了池塘里。

“哈嚏！哈嚏！哈嚏！”

重明连打三个喷嚏，火球爆散，点燃了中庭里的梧桐树，整个曜金宫瞬间陷入火海。

“走水了！快救火啊！”

一枚火球掉进中庭池塘中，鲤鱼妖顿时大声哀号道：“好烫啊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鸿俊抱着鲤鱼妖爬出池塘，在着火坠落的梧桐树下抱头鼠窜，继而把它扔过墙，再转身跑向重明。

“爹！”鸿俊跑进主殿，主殿内已燃起烈火，重明捂着口鼻，瞥向鸿俊，鸿俊忙道，“爹！我是想替你……”

重明马上转开头，冷不防深吸一口气，这一下再憋不住，轰然爆出漫天烈火，将整个主殿烧成火海。鸿俊身边四面八方全是烈火，重明却朝他快步奔来，将他蓦然拉到身前，护在怀中。

凤鸣九天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重明背后展开五色彩翼，将鸿俊与自己一同保护在其中，焕发出橙黄色的光芒。凤凰护体神威之下，纵然置身火海亦毫发无损。二人全身衣裳燃烧殆尽，现出赤裸身躯。

鸿俊转头望向周遭，曜金宫正殿已被三昧真火点着，熊熊燃烧。

鸟群从四面八方飞来，带着太行山中的积雪，从低至高，如同倒流的瀑布般冲向山头，呼啸着填进了曜金宫内，暴雪一瞬间淹没了火焰，并纷纷融化。

一个时辰后，鸿俊脸上还带着焦黑污迹，站在书房外。

“哎呀！”尺子打在手心，鸿俊痛得大喊。

“第几次了！”重明换了一身常服，手中拿着一把尺子，冷冷道，“自己说！”

鸿俊支支吾吾，重明一尺打下去，鸿俊又痛喊一声。

“想把你自己烧死？”重明怒道，“在前院站到天黑，否则不许吃饭！”

重明打了第三下，那力度极重，打得鸿俊连眼泪都飙了出来。

“滚去面壁！”重明怒喝道。

鸿俊只得垂着头，走到院里去面壁。鲤鱼妖挠挠身上的鳞，跟了过去，蹲在鸿俊身边，侧头去够院子里融化的雪水喝。

重明简直气不打一处来，躺在家里也要遭这飞来横祸，走出院外，一声呼哨，鸟儿便从四面八方飞来，衔走正殿内被烧毁的树枝与被雪冲毁的砖石瓦砾。

“叫你别乱来。”鲤鱼妖在旁边说，“都第几次了，你爹今天本来就心情不好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他会打喷嚏。”鸿俊说，“这万年雪莲粉可是我辛辛苦苦，找了三年才找来的！”

“他们都说了，”鲤鱼妖答道，“你爹的火毒治不好的，别折腾了！”

鸿俊于是不说话了，站在墙前面壁。鸿俊站了一会儿，换成另一只脚，再换脚，颇有点儿无聊，便端详起院墙上被烧焦的灰印来，看上去像幅山水画。于是鸿俊便伸出手，在墙上抹了几下，把那山的轮廓抹开些，大觉满意，颇有泼墨之风。

“手脏了又要被你爹说！”鲤鱼妖提醒道。

鸿俊忙答道：“吃饭前会把手洗干净的。”

午后，主殿内还冒着黑烟，余烬仍带着温热，雪水到处融化，满地狼藉。重明看着这一幕，简直欲哭无泪。一声鸟鸣传来，黑色巨鸟披着金光，飞向太行山巅，落地时化作青雄的身形，走过中庭时一怔。

“怎么变这模样了？”青雄愕然，唤来一侍从少年问道，“有敌人来过？”

侍从不敢回答，只道重明陛下在偏殿内等候，青雄便转身进了侧院。

“青雄！”一声欢呼，走不到几步，鸿俊便扑了上去，抱着青雄脖颈，整个人骑到他背上。

青雄随手把鸿俊从背上一抓，拖了下来，胳肢了他几下，鸿俊便大笑起来，青雄勒令他站好，问：“又闯祸了？”

鸿俊方才手上全是灰，这下抹了青雄一脸，见他滑稽，直指着他忍不住大笑。青雄莫名其妙，鸿俊便朝他绘声绘色地解释了一番，青雄得知重明失态，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两人笑了一会儿，鸿俊正色道：“你回来给我带了啥？快给我！”

青雄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鸿俊不信，便上前去青雄身上摸。青雄向来打赤膊，能装东西的只有俩裤兜，鸿俊不死心，要去掏，青雄便一本正经地答道：“真没有。”

“书也没有，吃的也没有。”鸿俊脸臭了下来。

青雄笑道：“上回给你捎的那几本传奇，看完了不曾？”

鸿俊答道：“翻烂了。”

青雄见鸿俊满脸失望，便忍不住想逗他，又问：“你家赵子龙呢？”

“在呢。”鸿俊喊了声，鲤鱼妖便一蹦一蹦地过来了。五年前鸿俊在太行山里无意间找到了这只成精未遂、变了半个人形的鲤鱼妖，便把它养了起来。后来青雄给他捎

了些人间的三国英雄传奇，鸿俊心潮所至，便给这鲤鱼妖起名唤作“赵子龙”，并宣扬：它是要跳龙门化成金龙的。

青雄又变戏法般掏出一物，指间提着链条，链条下坠着件宝物，晃来晃去给鸿俊看。“这是什么?!”鸿俊惊讶道。

只见那物极其小巧，乃是一条金链上拴着个吊坠，吊坠为金石所制，吊坠上重重机括环绕，中间有一极小的水晶球，球中温润白光若隐若现，如一盏灯般。青雄递出吊坠时，庭院亦随之亮了起来，那光华较之天际烈日，竟不遑多让。

“先交你保管。”青雄将吊坠放在鸿俊手心中，绕开金链，笑道，“可不敢随便教你玩法宝了，害我挨你爹骂。”

鸿俊得了这精巧玩意，当即要捧着去研究一番，便点了点头。青雄又叮嘱道：“千万不可摔坏了，这水晶脆得很，回头再告诉你怎么用。”

鸿俊忙应声，捧着项链走了。

“十六岁了。”

青雄走进偏殿时，重明正在喝茶，青雄便跪坐案前，瞥向重明。

“今日又闯祸，被我重罚了一顿。”重明漠然答道。

青雄答道：“少年郎，总是爱闯祸的，当年你、我与孔宣，亦常常闯祸。”

重明眉头一扬，说道：“他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青雄答道：“距离天魔现世，还有不到四年。重明，如今世间，妖族横行，大唐人才凋零，来不及了。”

重明直视青雄双目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莫要忘了，我们也是妖族。”

“你还记得?”青雄道，“我以为你早就忘了，妖王陛下。”

重明瞬间散发出强大的气势，仿佛有烈焰在他的体内熊熊燃烧，他的眉头深锁，带着怒意，直视青雄。

书房内，鸿俊先是用两把飞刀撬，再用一把剪刀剪，都拆不开那吊坠外头的机括，最后用榔头敲，敲得满头大汗，都无法把吊坠里的小水晶拆出来。

“啊啊啊——”鸿俊拿了个青铜瓶，只想往上面砸。

“你为什么就跟它杠上了?”鲤鱼妖在旁问，“青雄殿下嘱咐过你，别把它打碎了。”

“我就想把它拆下来。”鸿俊说，“装在我的刀柄上。”

“这里头的光一定不是寻常东西。”鲤鱼妖爬上桌子，踩在一本书上，趴了下来，

鱼眼里映着吊坠中炽盛的光。

“外头有一圈符咒。”鸿俊端详着，道，“究竟是什么呢？封印它的？这光看起来好舒服。”

“只是看着就暖洋洋的。”鲤鱼妖说，“心情也好了很多呢。”

鸿俊将那吊坠一揣，说：“问青雄去。”

“你罚站还没站完呢！”鲤鱼妖提醒道，鸿俊已揣着吊坠，兴冲冲地走了。

残阳如血，转过群山，晚霞中山岳间阵阵鸟鸣传来。

鸿俊来到偏殿时，忽听见殿内响起了激烈的争执声，吓了一跳，躲在柱后。

“那黑蛟得位不正，他永远不会是妖王！阴沟中的爬虫，也配?!”

“可我们战败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！”青雄沉声道，“除非重回人间，将他彻底毁灭，否则待天魔复生，统领妖族，人间将生灵涂炭!”

“生灵涂炭与我何关?!”重明暴喝道，“人族见利忘义，忘恩负义！他们带走了老三，将他与一个人类的儿子扔给我抚养了十二年！我为什么要去抚养一个有一半人族血脉的孤儿?!”

“那也是孔宣的孩子！”青雄声音低沉，责备之意尽显，“当初孔宣离去之时，你就没有半点悔意吗?!”

“我有什么悔意?!”重明几乎是咆哮道，“若不是那个人害死了孔宣，如今鸿俊犯得着当个没爹没娘的孩子?!”

“人族有忘恩负义之徒、见利忘义之辈，却也有狄仁杰这等朋友。”

“朋友?!”重明冷笑道，“他不会为人族做任何事！绝不!”

青雄的声音发着抖：“孔宣乃是神魔一体，鸿俊继承了他的五色神光，他能替妖族铲除那黑蛟，为他爹报仇，毁去复生的天魔。况且，就算你将他一辈子留在此地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也会知道真相!”

“离开中原那天，”重明沉声道，“我就已说过，妖族是死是活，我不再关心。天魔？我只盼天魔尽快复生，将这些该死的人族统统杀掉!”

“你就不能诚实点?! 重明!”青雄蓦然上一步，一身气势散开，刹那间偏殿内充满了危险的气势，两人对峙之时，桌上茶杯不断震荡，发出轻响，窗格震荡。

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青雄与重明同时收了一身气势，蓦然转头。

青雄追出几步，看见的却是鸿俊的背影。

“当初孔宣离去之时，你若能挽留他，哪怕一句，今日又怎会如此?”青雄叹息道，

“你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，只是一个‘滚’字，从此以后，便天人永隔。”

说毕，青雄大步离开偏殿，留下重明独自对着门外暮色，静静出神。

入夜，漫天星辰，太行山巅银河如瀑。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，鸿俊只是一动不动，躺在舍身崖一块平坦的岩石上。岩石朝着山崖前倾斜，如有不慎，便将随时滑下万丈深渊。青雄爬了上来，躺在鸿俊身边，二人无声出神，望着灿烂的夜空与星河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鸿俊突然问。

“是真是假，你的心里，早已有了答案。”青雄答道。

鸿俊不住喘息，青雄却抬起手横过他面前，按住了他的双眼。鸿俊抓住了青雄的手，在他手上蹭干眼泪。

“爹是不是恨我？”鸿俊哽咽道。

“他嘴上说的，与心里想的，往往是两回事。”青雄出神地说，“你莫要怪他说的话，他若当真不愿意，世间绝无任何人能勉强他。今日交给你的，还在你身上吗？”

鸿俊抖抖索索，取出那吊坠。

“你不是想去人间吗？”青雄接过吊坠，吊坠中的柔和光芒顿时照亮了半个山头，与那漫天星辉相映。鸿俊在那光芒的照耀下，逐渐平静下来。

“每次我来时，你都吵着闹着，要我带你去人间，如今你已长大。”青雄又说，“我说，喏，去吧，为何惧怕？”

鸿俊先是一喜，旋即想到重明，表情又转为黯然，怔怔地看着青雄。

青雄面朝那吊坠中闪烁的光芒，喃喃道：“人间有许多吃的，有许多玩的，有美貌的姑娘，有一起喝酒的伙伴，有一传十里的乐声，有昼夜不灭的灯火，去吧，去那万丈红尘之地，你不会后悔。”

翌日，偏殿内收拾完毕。

鸿俊走进偏殿内，原本放在正殿内的三把王座被挪到偏殿中，重明居中，青雄居左。重明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冷漠，鸿俊便叫了声“爹”，规规矩矩站在角落里。

“我不是你爹。”王座上，重明的声音仿佛不带任何感情。

鸿俊站在地下，颇有点局促不安，他朝重明答道：“你是，你就是我爹。”

重明却将目光挪开，落在第三把空的王座上。

“你爹名唤‘孔宣’。”重明沉声道，“与我、与青雄一般，乃是曜金宫之主。你问过我，剩下一把椅子上坐的是谁，现下我可回答你了。”

“这把椅子上，曾经坐的就是你亲爹。当年你爹死后，青雄将你抱回曜金宫。如今你长大了，也该回去了。”

“回哪儿去？”鸿俊问。

“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”重明淡淡道。

“我就是这儿的人。”鸿俊又说，“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半晌，偏殿内落针可闻，最后青雄开口道：“我吩咐你去人间办三件事，鸿俊，你爹养你十二载，这三件事，你能不能全了你爹的心愿？”

鸿俊看看重明，再看青雄，复又看重明，最后点头道：“若这么说，我就去。”

青雄道：“你去长安，狄仁杰生前有一官府，名唤‘大唐驱魔司’，到那里去，查清害死你亲爹孔宣的仇家，这是第一件事。”

鸿俊想了想，问：“仇家是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青雄起身，手指拈着一枚碧玉材质的孔雀翎，交到鸿俊手中，“你亲爹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他在长安度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他恨过谁爱过谁，谁与他有恩，谁与他有仇，这些我们统统不知道，也无法说。只有你，能找到这一切的答案。”

鸿俊迟疑片刻，接过孔雀翎。

“四把斩仙飞刀在你小时候已经传你。”重明扬手，扔出一本图谱，又说，“如今长安已是妖族横行，图谱上的妖皆可杀。”

“哦。”鸿俊接住，翻开手中图谱，上面的妖怪，一个字也不认识。

“你拿倒了。”重明提醒道。

鸿俊马上把图谱翻过来，假装认真地看那图谱，眼睛却不住偷瞥高处的重明，重明只不看他。

“狄仁杰又是谁？”鸿俊见重明脸色缓和些许，问道。

“一个人。”重明答道，“你爹从前的朋友，也早就死了。”

“驱魔司专司收妖、驱魔之职。”青雄解释道，“如今长安的妖族，与曜金宫乃是死敌，你入司以后，听他们的就是了。若能驱逐盘踞长安的妖王，来日我与你爹，兴许会回人间去陪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鸿俊蓦然抬头。

“我何时说过？”重明眉头一拧，朝青雄冷冷道。

“两百年前。”青雄在殿内踱了几步，缓缓道，“曜金宫与天魔圣地爆发过一场战争，旷日持久，最终……”

“不必告诉他了。”重明打断道，“他不可能办到。”

青雄回答道：“他也是你的孩儿，是曜金宫的人……”

“不必多言！”重明怒气散发。

“我会打败妖王的。”鸿俊脸上的一瞬间又有了笑意，答道，“这是第二件事吧，一言为定！”

“就算将那黑蛟碎尸万段，”重明几乎是咬牙切齿道，“我也不会回人间，莫要枉费心思，送了自己的小命！”

鸿俊：“……”

“还有这吊坠，”青雄及时接话，将吊坠放在鸿俊手中，解释道，“到了长安以后，找一个名唤陈子昂的，告诉他，这是燃灯……罢了，什么也不必告诉他，你就这么当着他的面打开……”

说毕，青雄修长的手指捏着那吊坠，吊坠下的金箍亮起咒文光芒，自动分离，解开，那颗水晶缓缓飞起。

“……再在他面前将水晶捏碎。”

鸿俊一脸诧异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玄都鲲鹏王交予我的心灯。”青雄说，“继承者该当是人间陈家，只是两百年前阴错阳差，出了一点小事故，心灯之力未能进入陈家人体内……是时候物归原主了，水晶破碎，心灯便将自动入体。”

“那凡人是否活着，还说不准呢。”重明嗤之以鼻道。

“死了也不打紧，但凡陈家的后人，都可以继承。”青雄说，“总之，鸿俊，你得找到心灯的继承者，将里头这道光交给他，再与他交个朋友，此乃第三件事。办完这三件事，你便可回曜金宫来，你爹自然不会再赶你下山。”

“好。”鸿俊珍而重之地收起来，答道，“我一年内就把这三件事全办完回家。”

重明嗤之以鼻。

“你体内有孔宣的五色神光。”重明忍不住说道，“足以自保，手中有斩仙飞刀，杀人杀妖，绝无问题，我养育你十二年，你我亦是缘分一场，若不问你这句，想必青雄又要责怪我不近人情……现下你想清楚了……”

鸿俊微微张着嘴，直视重明，重明总算又将目光转向他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曜金宫中，你想要什么，都可挑一件去，但凡你说得出口的，我都给你。”

天光照入殿内，洒在两人之间，天窗外白云皑皑，天幕碧蓝如洗。

许久，鸿俊终于答道：“我要爹……你陪我一起下山去，成吗？”

重明静了很久，起身，走到一旁。



“不行。”他背对鸿俊，始终没有转身。

“你说挑什么都给我的。”鸿俊笑道，“我就挑你了。”

“莫要胡闹。”青雄说道，“鸿俊，这是给你的。”

青雄递给鸿俊一个包袱，鸿俊接了，挎在背上，慢慢地走向重明，重明却不愿回头看他，转身走到偏殿一侧平台上。鸿俊只得停下脚步，重明说：“再不说，现下就走吧。”

鸿俊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没有了。”

鸿俊转过身，失落地走出偏殿。

“与孔宣当年一模一样。”青雄叹了口气说。

重明的声音带着久违的沙哑，肩膀微微发抖，说道：“他是他，孔宣是孔宣，这些年了，我都放下了，你还不曾放下。”

青雄一怔。

鸿俊背着个小包袱，沿太行山曲折道路慢慢下山，背后那鲤鱼妖一蹦一跳，跟着追过来。

“殿下！殿下——”鲤鱼妖跑得气喘吁吁，说，“怎么不等我就走了？”

鸿俊蓦然回头，才想起把它忘了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鸿俊说，“快回去！回去！爹说人间太凶险了……”

“青雄大人让我跟着你。”鲤鱼妖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摇了摇尾巴，问，“你知道长安在哪儿吗？”

鸿俊挠挠头。

“你知道一两银子兑几文钱吗？”

“你知道上哪儿买马吗？”

“你知道打尖住店怎么说吗？你知道见了人族怎么打招呼吗？你知道长得越好看的男人就越会骗人吗？你知道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！”鸿俊答道，随手一搁包袱，也坐了下来。

鲤鱼妖接着又说：“吃饭前要先洗手，天凉了要加衣服，人间有春夏秋冬，不比曜金宫里……”

远处云雾间的太行山巅，鸟鸣声阵阵，金轮光耀世间，衬得云海日晖滚滚。

鸿俊耳畔那鲤鱼妖的碎碎念已逐渐被消音，他念及自己在曜金宫中十二载，从未离开过父亲身边，虽向往山下滚滚红尘，如今一离家，想到临走时重明竟有诀别之意，却又惶恐无比，一时不禁悲从中来。